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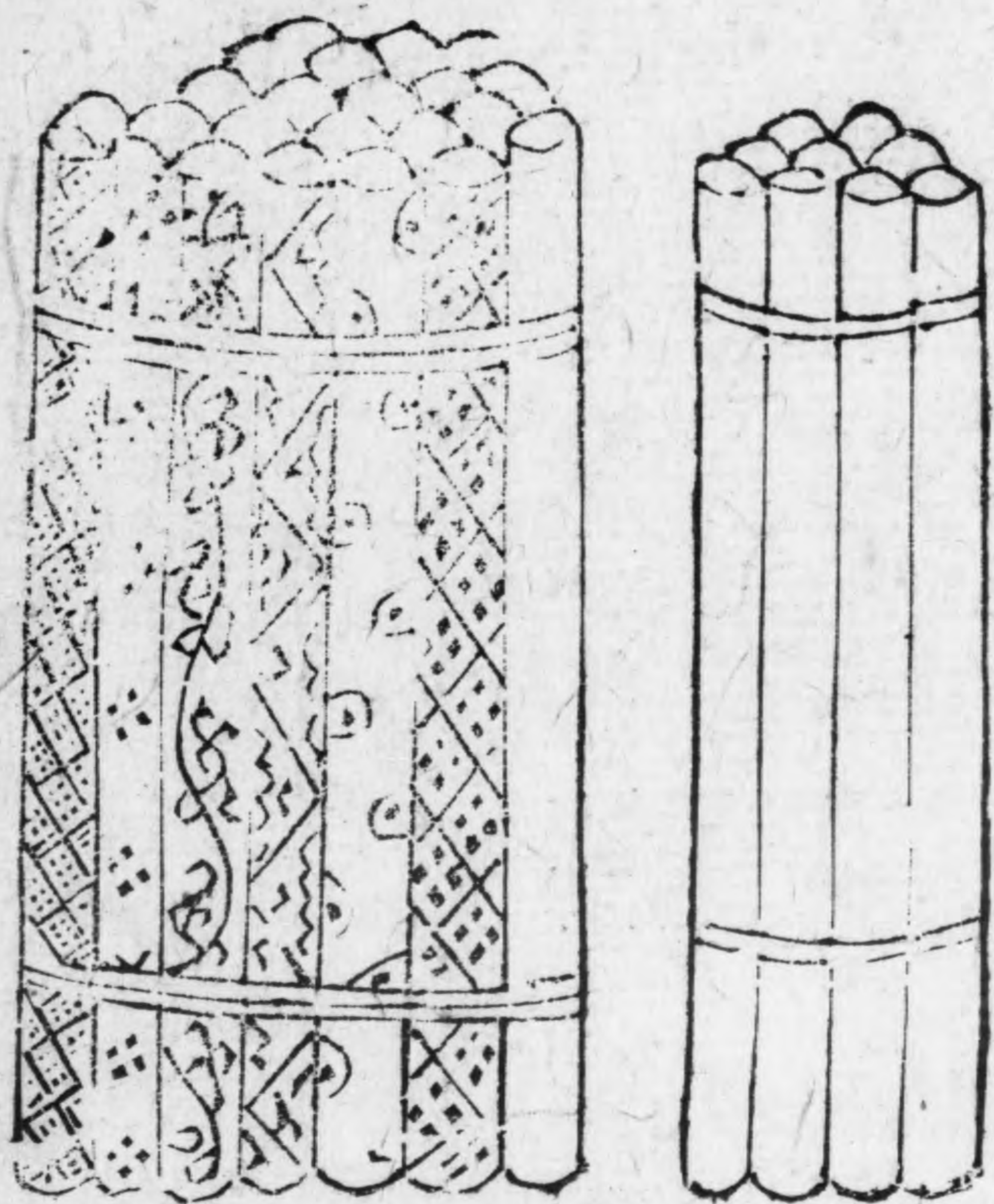


禮記卷第五十八

幣帛

祭祀用幣之禮
饗食燕用幣之禮

幣帛



禮記卷第五十八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婚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婚禮用玄纁者

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舅親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

周禮曰凡婚子取妻入幣姑鄉食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也凡饗饋送之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納徵執皮攝之內文燕

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

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醴以

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無幣與於賓客士相見之禮凡執幣

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

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

左皮上馬則北面奠于其前史讀書展幣受享束帛加

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

也帛今之壁也纁也入境斂壇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

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退復位退圭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

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

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

介不視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于上介上介於其乃東面以告賓有司展群幣以告群幣私親及大夫有司載幣者皆展

自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

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賓用束錦償勞者賓揚奉

束帛加璧享楨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

之入設也賓止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也主人辭

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

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也辭於主人降一等

主人從辭謂辭具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東面再拜降出

拜亦拜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

朝服以侑幣致之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

氏侯氏東帛乘馬儼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儼使者所以致

尊敬也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儼之東帛乘馬饗

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至文也掌客禮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饗一食一燕

禮卒突明日以其班祔鄭氏曰卒突成事而後主各反

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突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

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

幣餘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王幣所以禮神王與幣各放其

方之祀大神示亦如之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王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

行人所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

幣之事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以斂官

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

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內宰凡建

三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純制天子建行禮所去制幣之入尺禮四取与大宗伯孤

執皮帛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

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幣以從若若飲酒有酬幣若國有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

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謂所齋東貢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

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

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

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焉

大祀六曰幣號幣云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

王凡國之使者其其幣馬使者所用行人凡大國之孤執

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

辭小行人凡... 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特幣致饗饋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惟饗食食連賓其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主人王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副幣幣幣致之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象齊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訝待賓客及將幣為前驅道之以如朝曲禮幣曰量幣禮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毋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不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曰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

皮幣禮運列祭祀瘞繒埋牲曰瘞禮器圭璋特琥璜爵

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

束帛加璧往德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禰以幣

帛皮圭諸侯適天子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

君薨太子生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

東凡又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禮器曰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贊幣而從鹿鳴燕羣臣

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

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餉幣也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並酒

之幣食有餉賓勸餉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餉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備注六主國君以為食賓勸餉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

祭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備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是親食有備幣不親食則以備

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

必欲為饗者以飲食連之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備其酬幣則無

之故聘禮注云副幣饗禮副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饗

所用幣無止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幣又用束帛故亦不舟過言諸侯於大夫副幣不過是也其天子副諸侯及諸侯自相副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副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副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六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副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空言之此唯言享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小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左氏昭五年公如晉自

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晉韓宣子如楚楚遠啓疆曰實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十年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帛百兩必千人二十六年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定六年陽虎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晉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饋烝范子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體解節折而飲食之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晉厲公克楚使卻至告慶于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

之酒交酬好貨皆享交酬飲飲酒燕語相說也晉羊舌肸

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

贈餞視其上而從之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

幣用幣與大夫同幣吳伐越使來好聘獲骨焉節專車賓好幣

於大夫及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獻酬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

問晉語王饗禮命公胙侑胙賜祭向侑侑幣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

牲先儒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

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

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

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特大祀用幣不特次

祀而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而玉帛牲幣用否不同

如此蓋始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
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
宗廟則玄纁雜焉聘禮制玄纁是也鄭康成曰玄纁之
率玄居三纁居二其
數則十端為束曾子問執束帛升聘禮玄纁束是也
其長則丈八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
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曾子問奠于殯東几上
聘禮奠于室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子問
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西階東是也天子
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大宰小宰贊幣是也諸侯
則小宰曾子問世子生小宰舉幣是也大夫則祀而
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
之幣有從爵之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祀
用玉帛牲牲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神者
也酬幣之說於賓客有之不聞祭祀有是禮也西與金房
曰奠以

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礼况之案聘
禮饗時有酬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饗食燕用幣之禮

聘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
日拜于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
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
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
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
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
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
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

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玉五穀馬三匹又曰王饗禮命晉侯宥莊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宴有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饋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親戚宴饗則有饋烝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周語王叔簡公飲郤至酒交酬好貨皆厚

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

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婚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又特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厚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爲饗食非詩意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蓬啓疆曰宴有好貨又晉郤至告慶于周二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

鄭氏以爲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號公
晉侯皆王五穀馬三匹左氏不譏其物而譏其數之
不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
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公
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
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
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實解春人凡饗食
共其米饌人凡賓客共其簋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則食非無酒饗非無食特其所王者異耳

禮書卷第五十八終

禮書卷第五十九

燔瘞

燔瘞

守瘞

釋幣

筮篚

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槪燎
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豷
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瘞事守瘞并氏曰埋
性下也詩曰芄芃械
樸薪之槪之又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巡狩告
祭柴望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天子適四方先柴
又曰柴于上帝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
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繒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
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
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沉山海經曰懸以吉玉春秋之時
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于河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沉

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

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

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鄭氏曰卒而下埋之階間

則宗廟之瘞在

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

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柴在行事之

前矣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

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

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瘞

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

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為貴

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書曰用牲于郊牛

二則帝牛與稷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也

晉賀循謂燔牲左畔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箇其制

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

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共

其羊牲大人凡祭祀共其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

曰積柴裡祀槩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

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

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去祭

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

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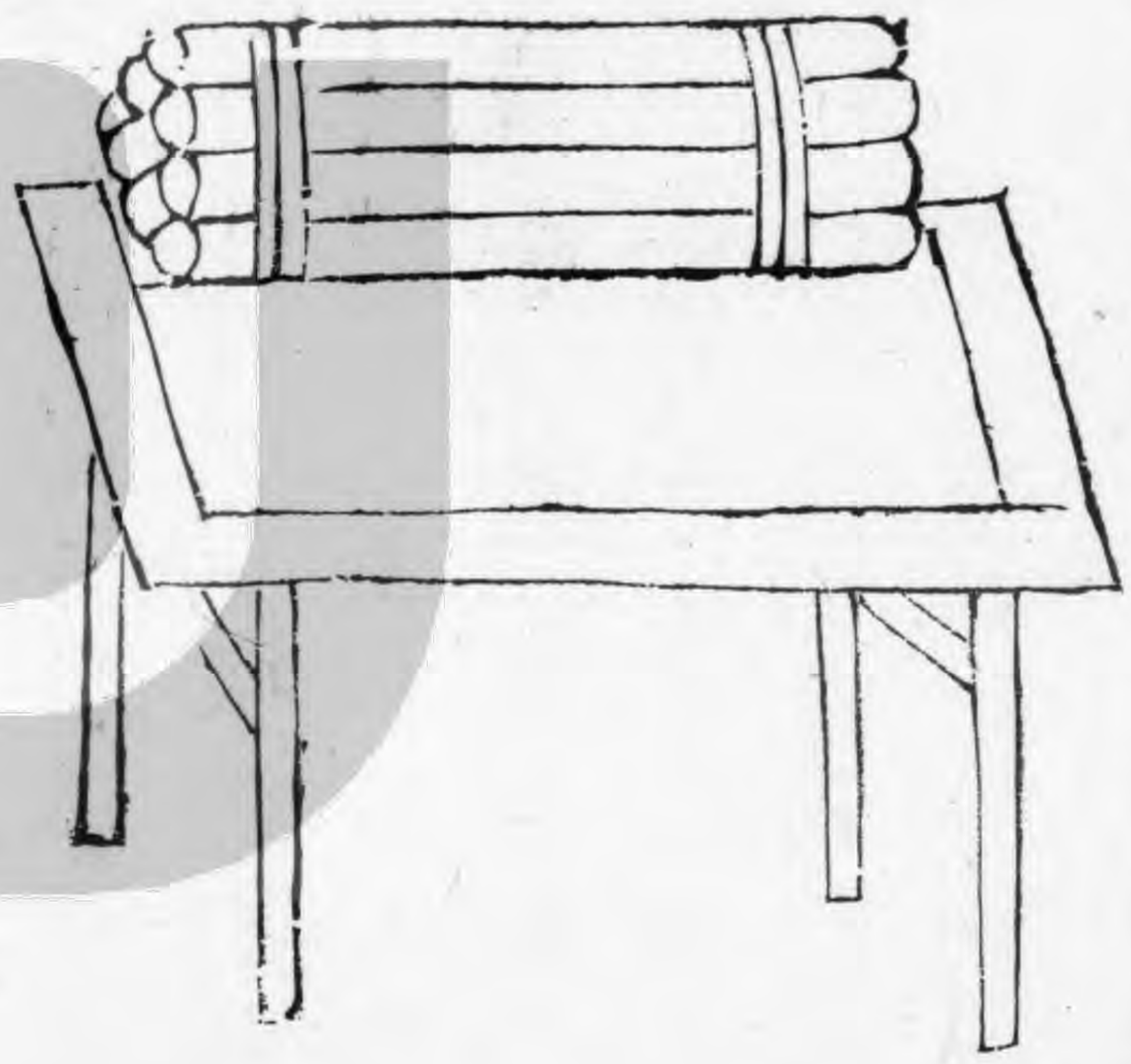
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侯

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守瘞

司巫凡祭事守瘞鄭氏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
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其說
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禰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士有司建

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玄纁之率玄居三朝貢也主人

于戶東祝立于牖西有祭之謂下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室

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者在先之其古人之名未闕天子諸侯有常

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

禮侯氏禕冕釋幣于禰釋幣者告將親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

士從攝主比而於西階南大祝禕冕執束帛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禕冕絺也玄祝聲三告

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建於殯東

遂朝奠反朝之小宰升舉幣卒而下埋凡口用牲幣反亦如

之牲當為制字之誤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朝服而

七制幣一丈八尺

出視朝命祝安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覲禮侯告於適天子也

氏將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奠于禰于行中

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宰酒齊不預也聘禮有司

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祝告釋幣制

亥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

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覲禮侯氏釋幣于禰

鄭氏謂如聘大夫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

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于廟故舉幣而埋

之侯氏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行主祖之遷主也

謂之禰者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同意曾子

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

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

此以出也曾子問又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肆師凡

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位也

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

非一端也太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

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

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

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

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

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

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

雖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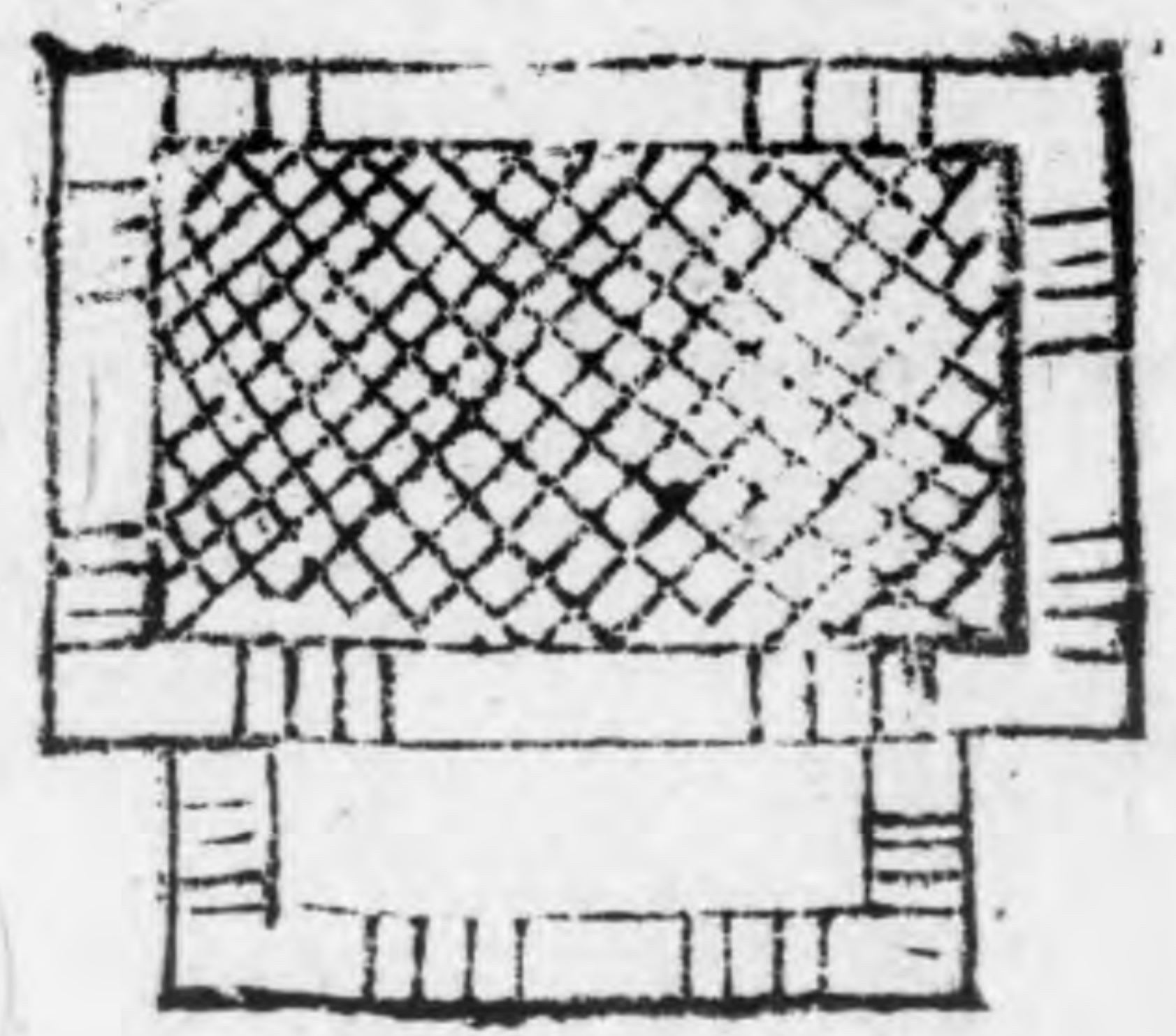
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

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家語凡此視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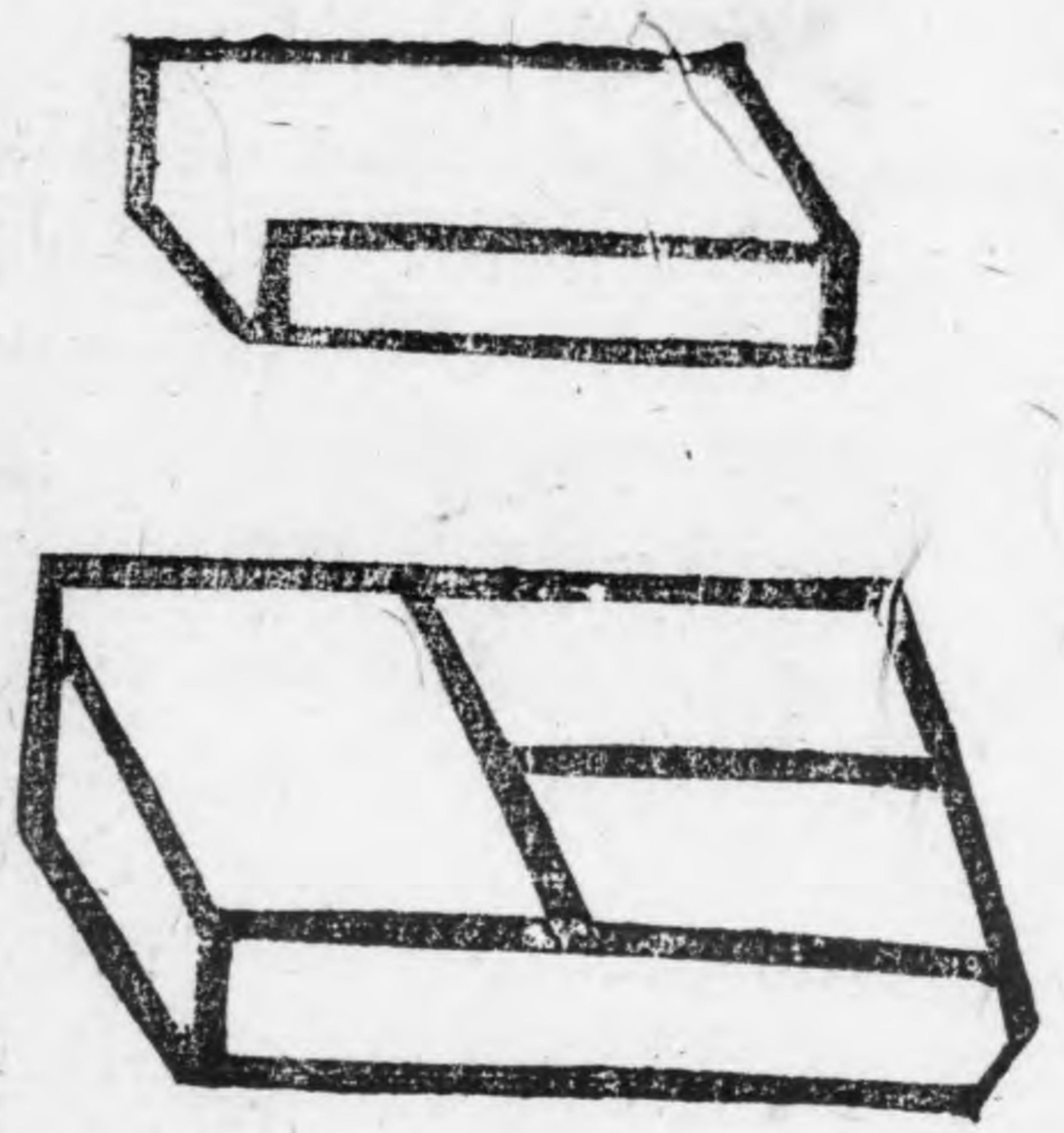
與時而已

筐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既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
筥之承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筐以將其厚意易
曰女承筐無實儀禮公食大夫筥實實于筐聘禮
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記曰凡
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禮記曰蚕則績而蟹有筐又

篚



曰具曲植篚又曰熬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毛
氏曰篚畚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篚蓋篚有頃篚
有懿篚有大篚有小篚頃篚其淺者也懿篚其深者
也大篚實具五斛小篚實績熬幣帛篚實具而已篚
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其制皆方

詩序曰實幣帛筐篚禹貢厥篚玄纁而織文絜縞之類皆以篚儀禮壘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饌君爵而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解可以盛苴茅上虞直刊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可以代所俎士虞佐食受肺齊實于篚可以實貝黍稷肆師大朝朝覲佐饋共設篚壘此篚之實貝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于壘篋實實于篚而篚者篚類也其用以實苴實貝公矣鄭氏曰篚其篚字之誤歟不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禮書卷第五十九終

禮書卷第六十

執儀

羔

鴈

鬯

皮帛

執儀

書曰三帛二生一死執贄大宗伯曰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為工商執鷄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司約曰治贄之約行人曰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牀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禮記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婦

人之贄，椁、榛、脯、脩、棗、栗，國語曰：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春
秋之時，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覲，用幣。左傳曰：男贄大者
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
也。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不敢
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
相見者三十人。

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
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
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
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
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
於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
使儻還之。大夫於嘗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

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嘗臣於
大夫，亦奠摯。左傳言委質為目，荀卿言錯質之臣。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
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
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
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持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
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
賓亦不以贄。及賓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
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鬯

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
子鬯。周禮：鬯人凡玉帛，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
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
王其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

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為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鬯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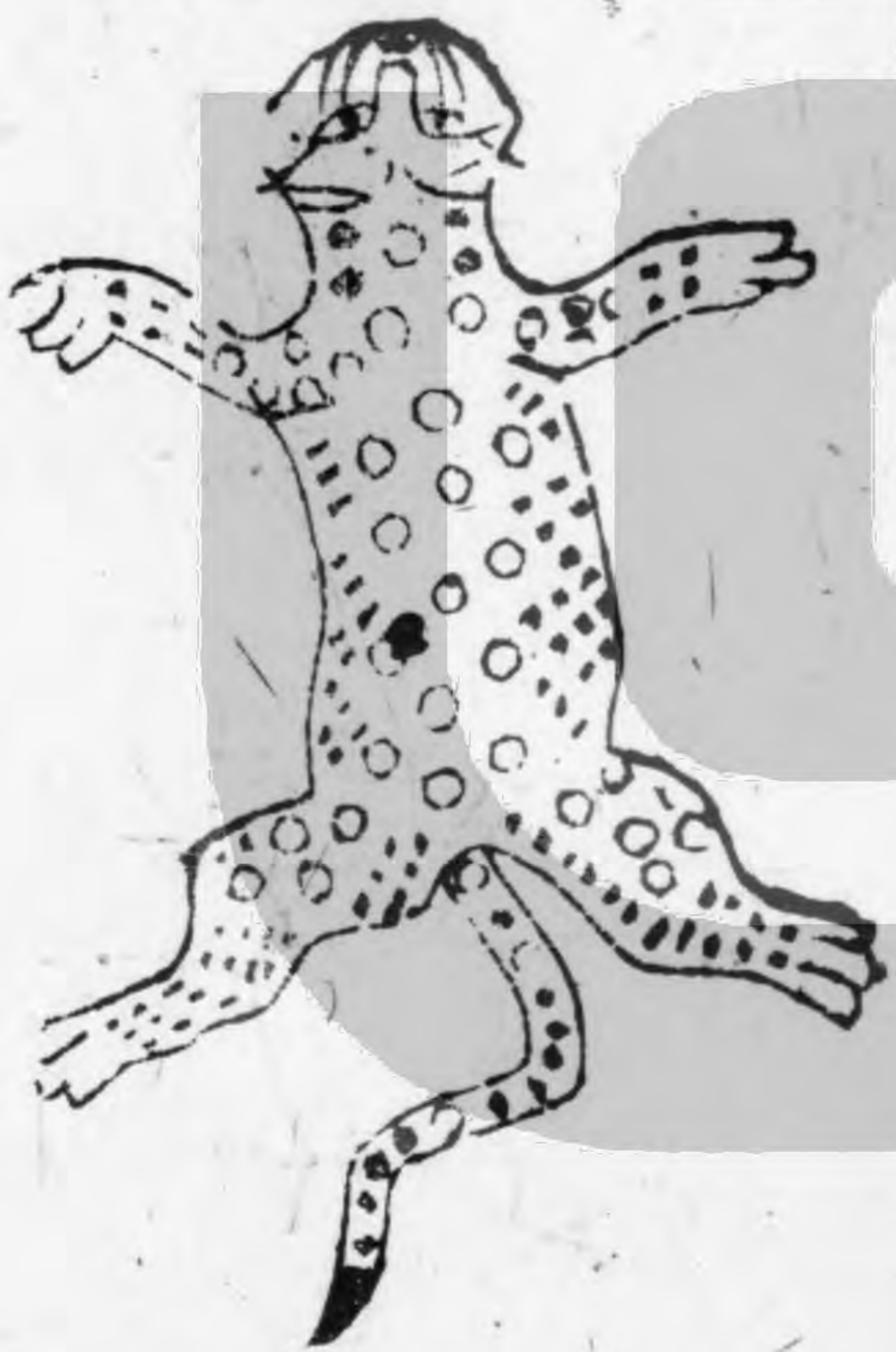
虎皮

王之孤飾贄以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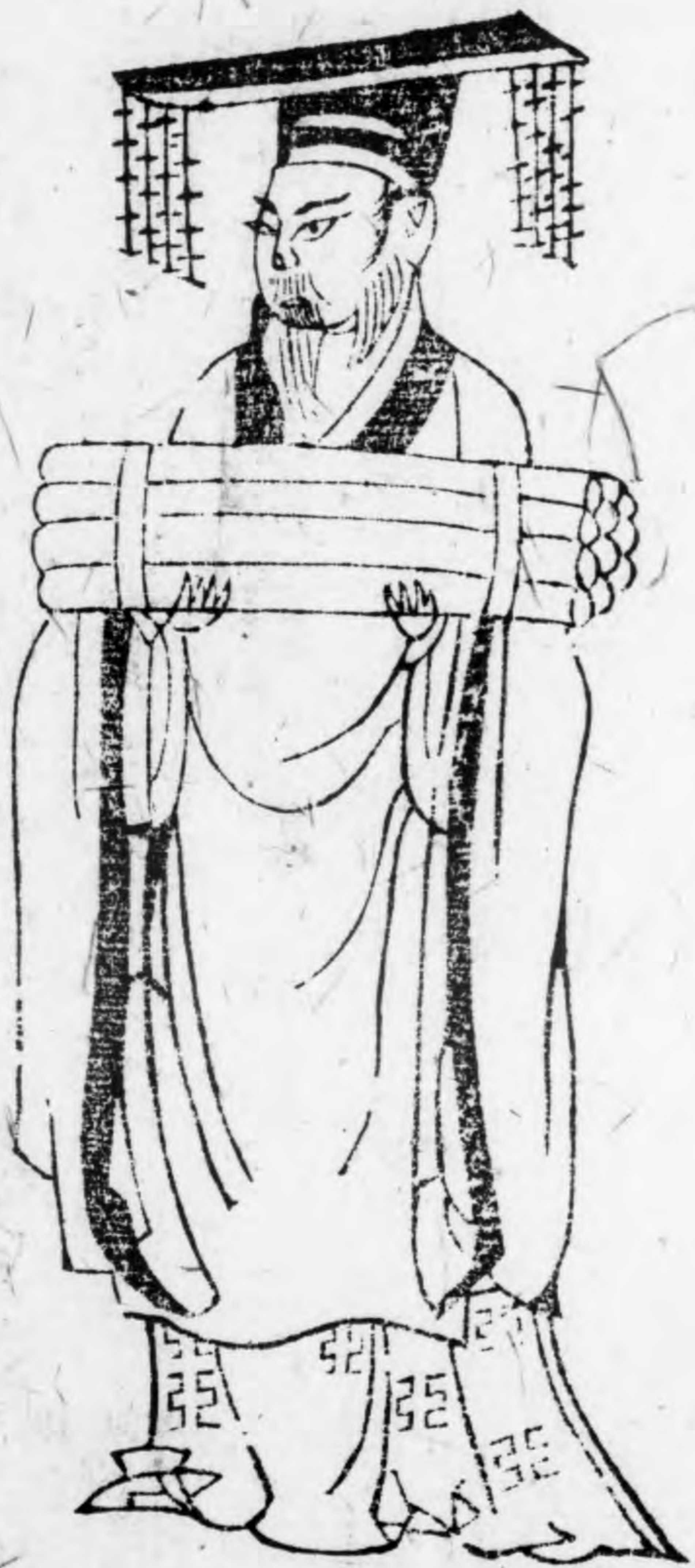


豹皮

公之孤飾贄以豹



孤 玄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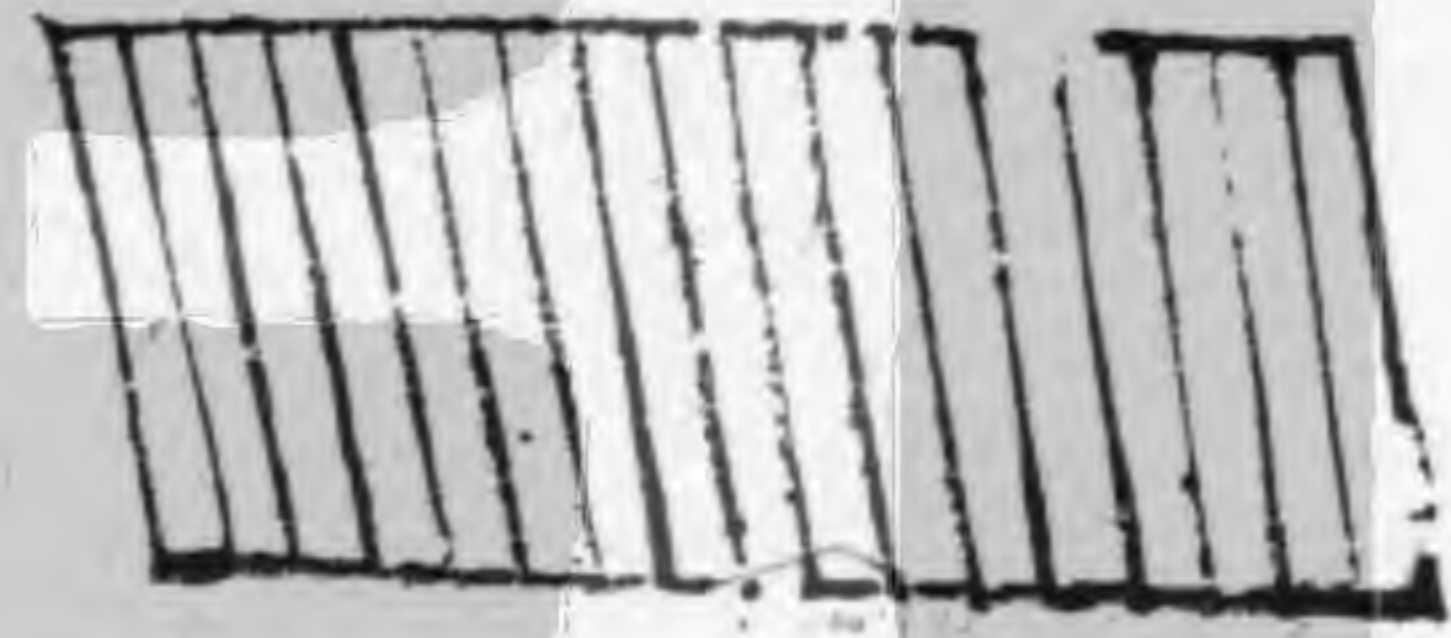
書之言贄有三帛周禮言贄亦三帛周禮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為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鄭氏以為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贄以五玉而已其謂用繒誤矣大宗伯射人孤執皮帛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君小國之君王人曰繼子男執皮帛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故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績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

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亦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納禮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古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羔



鴈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士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麋執之先儒謂飾以績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負者位執珪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圭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鴈成群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贄禮公歷漢魏其大略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鷩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為常禮誤矣

禮書卷第六十終

禮書卷第六十一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進

士昏贄鴈 士雉 屠 庶人鶩 工商鷄

童子贄 野外軍中贄 婦人贄

士昏用鴈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鄉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鷄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

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鴈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土於骨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贄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袖領必纁黼脂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亡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彥曰昏禮无問尊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為之說歟

雉 鴈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鴈雉不飾以布以士平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鴈與夏行鴈脯同意臣之於君奠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授贄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親迎稱賓則贄以鴈三月然後稱壻故贄以雉

鷩

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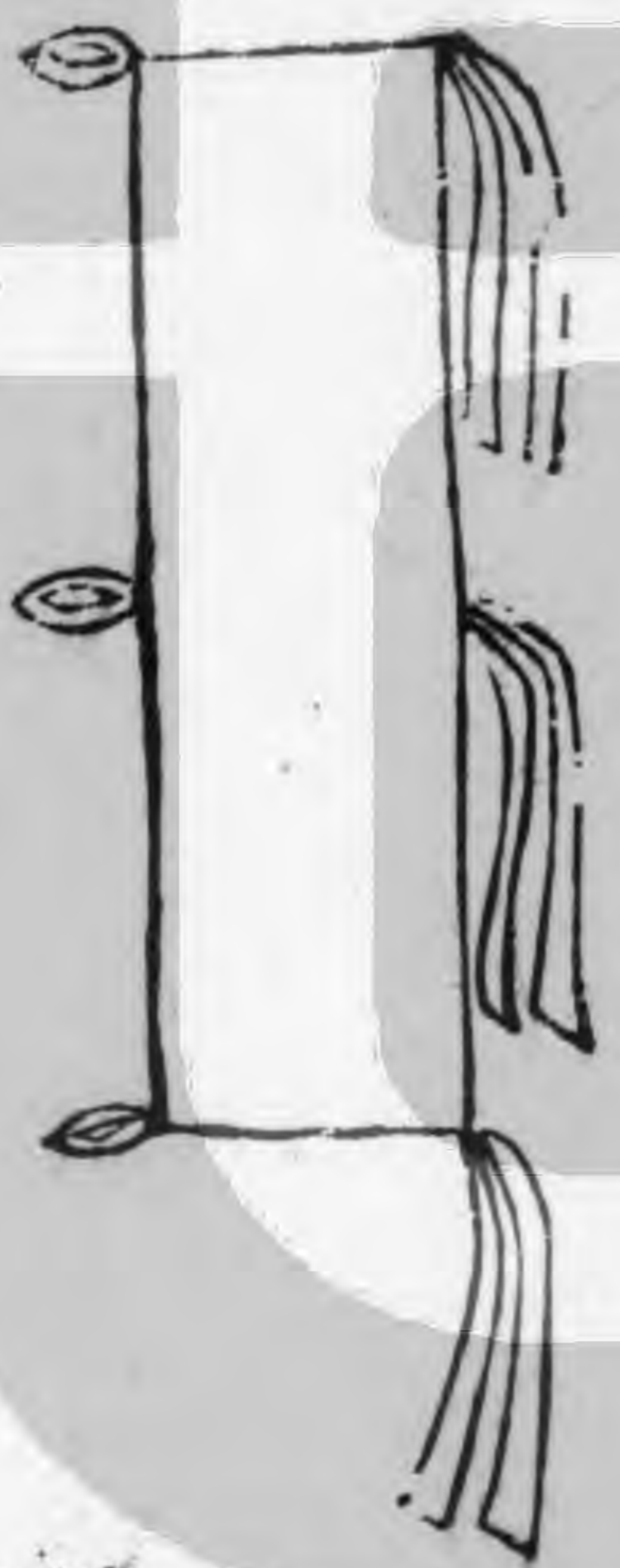
周禮庶人執鷩工商執鷮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為鷩然鷩之為物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內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鷩李巡曰鷩鴨也野

曰鳧家曰鶩然則庶人執鶩非鳧也士相見禮庶人
覘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庶
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為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
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謀
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裳履不絢
服不總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
之而不竝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
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賢與
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
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野外軍中贄

纓



拾



矢



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曲禮曰野外軍中無贄以
纓拾矢可也蓋君子之為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
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
然不若備物之為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

筭



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婦降階受筭服脩升拜奠于席姑坐舉以授人蓋東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魯莊公使宗婦覲用幣左氏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棋榛棗栗以告虔也公羊曰宗婦曷用棗栗去乎服脩去乎蓋棗栗陽也故贄於舅脯脩陰也故贄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行籩方其實棗蒸栗擇蕪執之以進賓受東大夫二手授栗王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然則婦人之用棗栗豈特為贄而已哉

六十一卷終

禮書卷第六十二

大宗 小宗

有小宗無大宗

有大宗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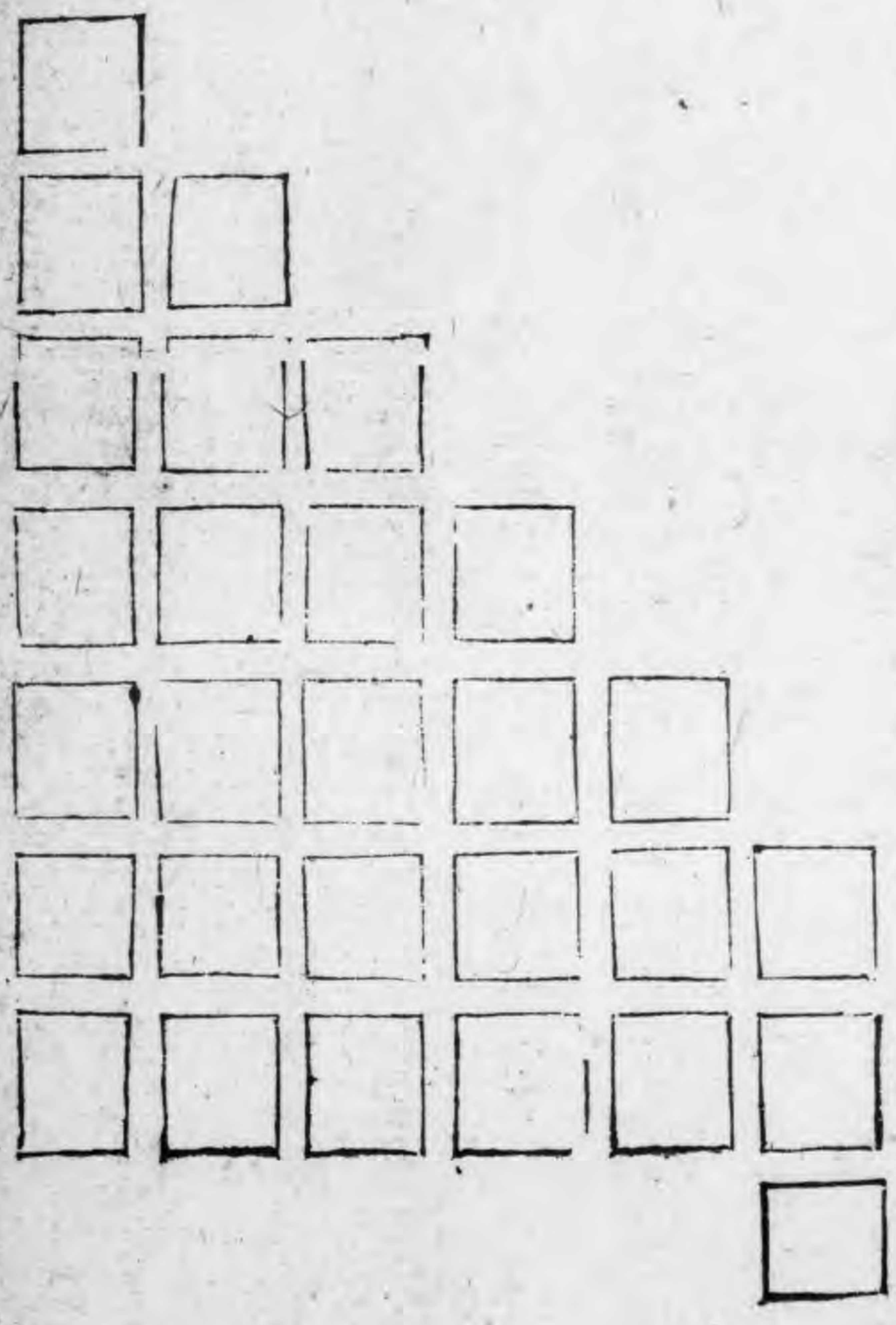
辨嫡上

辨嫡下

姓族氏

大宗

小宗



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宜弔不弔宜免不宛有司罰之至于賙賻之舍皆有正焉小記曰支子不祭明其宗也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

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般車徒舍於外以遠約入子弟相歸噐衣服裘衾重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曾子問曰宗子去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告死於墓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一

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
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
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
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稱
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于宗室周禮
太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
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瞽矇掌諷
誦詩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
昭穆諸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儀禮喪服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
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大宗後示也曷為後大宗尊之統
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

則知尊滿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
宗尊之統也大宗者牧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
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為昆弟之為父
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
也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
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
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大夫為宗子何以服齊衰
三月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
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
於尊者也若天子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
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大宗維翰

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踈先王因族

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

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禮所謂不貳

賤有擊而文王世子曰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

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

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

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齊衰

三月母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

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躰則一而已小宗高

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

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

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

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

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

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

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

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

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然別

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為卿大夫者亦謂

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必有以

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為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為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記曰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大夫之嫡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為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禫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

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縶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賀循言姦回禹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頰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襲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辨嫡上

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養而長子三年以其傳

重也孫服祖其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其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相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人無子

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弟子嫡姪弟無子立右媵姪弟子右媵姪弟無子立左媵姪弟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弟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為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弟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為後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躰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躰嫡孫為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

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
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
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若然是無嫡
孫則舍嫡孫母弟而上取嫡子之兄弟無嫡曾孫則
舍嫡曾孫母弟而上取嫡孫之兄弟嫡子之子宜立
而不立嫡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之是絕正統而厚
旁支矣與禮大宗不可絕去不亦異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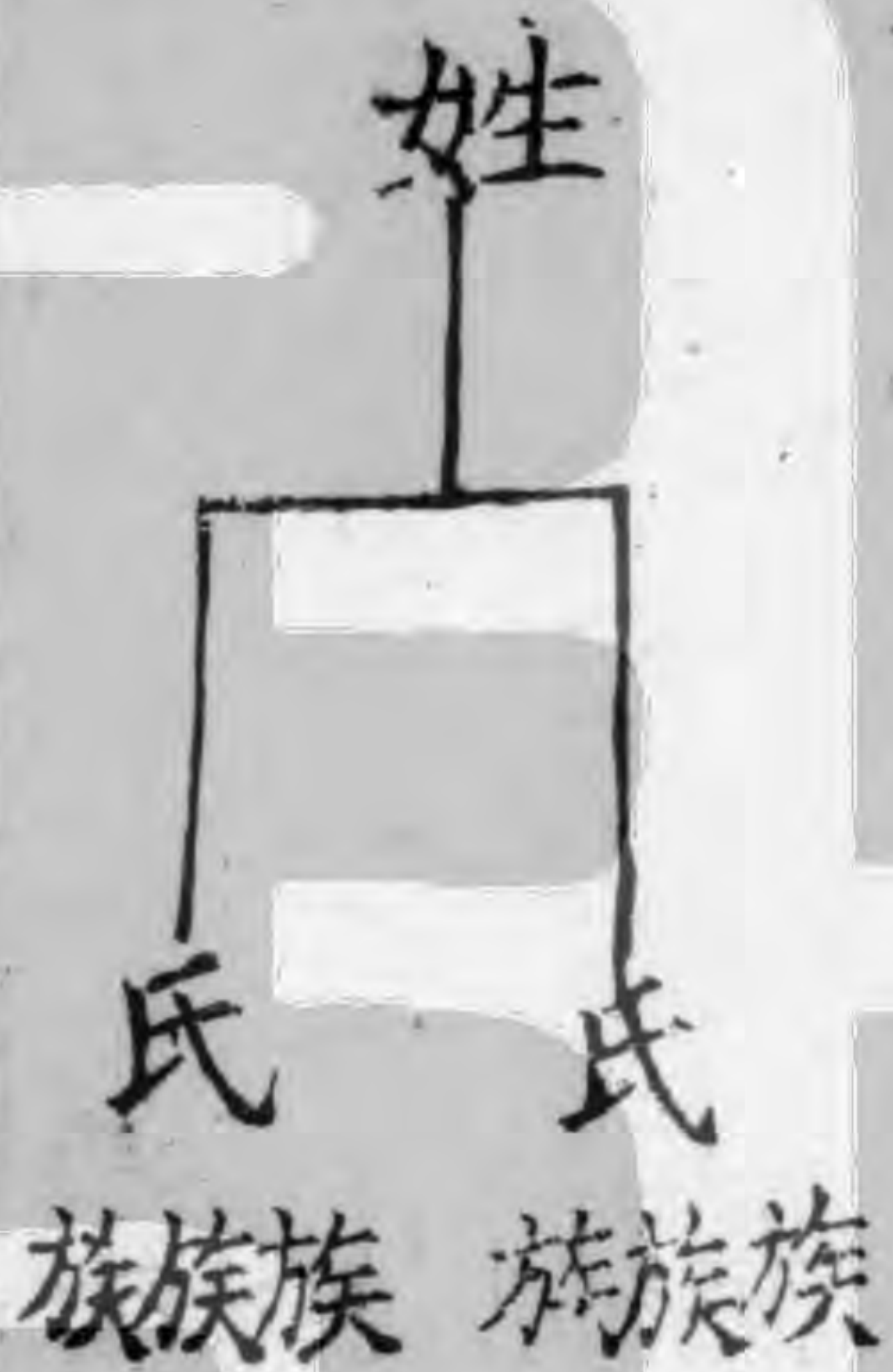
辨嫡下

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
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
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
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
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

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
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
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
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
禘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
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
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
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歆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
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
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
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
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

姓族氏

則亂正統而啓覲覲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
每每趨禍良可悼也或曰易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禮言予以馭其幸則人君之於臣其所以立者無嫡
庶之間耳然考之於古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
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王卒立之其後魯人殺懿公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
為之也古之所謂開國承家者猶之別子為祖也為
祖而不為宗則其所立者非為傳襲其先也果使之
傳襲其先而不以嫡長則宣王已事之驗可不鑿哉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
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
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克明高姓曰謂
姒封之於夏謂
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
也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
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
所聚而巳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
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
故羽父為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一也
蓋別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

族故八九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
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
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
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
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
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
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
命氏粲然衆矣秦興滅學而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
世昭穆失其本宗及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
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
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素有肉譜柳冲有姓氏系
錄而路斲韋述之徒傳述不一推叙昭穆使不相亂婚
姻得之而有別親疎得之而有屬則姓氏之學其可

禮書卷第六十三終

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悛懼
其勳則姓也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

